

美国催眠间谍案

美国催眠间谍案

原
书
缺
页

那个加拿大商人和他的三个高级同僚在大别墅见面时，那些年轻人总是身着西装坐在别墅四周的阳台上。他们一言不发，眼睛却密切地注视着周围的一切。他们似乎很高兴，却又不愿意和外人往来。其中有个人稍微外向些，他和伯纳德特有过几次客气的谈话。他很英俊，笑起来很迷人，伯纳德特猜想他是负责通讯联络的，因为他经常对着一个很小的袖珍发报机和停在离岸不远的两艘快艇进行联系。四个主要人物中有三个是乘那两艘快艇来的，剩下的一个是由一架水上飞机空降到岛上的。

发报员好像很喜欢和伯纳德特聊天，伯纳德特也公开地和他调情。有一次，她漫不经心地搭着他的肩，笑嘻嘻地问他举办一次研讨会为什么要这样保密。他笑了笑，一本正经地轻声告诉她：“我们准备开发一种新产品，我们的竞争对手很想了解更多的信息。就这么回事。我们这样做仅仅是为了慎重起见。”

伯纳德特没有提起枪的事，这与她毫不相干。但是，她和其他服务人员都在背地猜测、议论这些人在干什么。最后，他们终于得出了结论：这帮从北方来的混帐东西太看重他们自己和他们所做的事情，其实这样做根本没必要。他们不无感慨地说：“这帮小子真傻！”不过，有一点倒是确信无疑的，他们的小费给得很多。从德累克来的人看到他们回来都非常高兴。

这天，刚过两点钟，这伙人当中的三个主要人物乘一艘汽艇来到岛上，又过了半个小时，一架水上飞机缓慢地滑行到狭长的船坞上。

伯纳德特接待了乘汽艇来的那几个人。当她发现那个英

俊的发报员不在其中时，不免感到失望。

现在，她在等待飞机上的三个乘客出舱。忽然，她从飞机窗户里看到了他的脸，他最后一个走下飞机。她给了他最热情的欢迎，而他只是点点头，和另外两个人走进了一辆汽车。当地的司机开着车离开了船坞。看着车在一座小山拐弯处消失了，伯纳德特很纳闷儿：他怎么这样急呢？“这人可真怪。”她自言自语地说。不过，她还是感到欣慰，毕竟她的男朋友回来了。

英属维尔京群岛附近的水域有很多快艇，像纽约街道上黄色出租车那样随处可见。在一般情况下，谁也不去注意。不过，在一艘46英尺长的摩根号快艇上，有个人却在通过望远镜密切注视着来来往往的船只。今天一大早，他就在离海岸一英里处抛锚，在艇上做了早饭。中午，他吃的是三明治，外加一瓶混合甜饮料。刚才，他又煮了咖啡。他身边放着一大堆写满各种符号的文件。他上身穿着印有“爱德华兹快艇出租公司”字样的T恤衫，下身穿着水磨牛仔裤和棕色皮鞋，头上戴着大软边帆布帽子。帽子边沿缝着一块蓝、红、黄相间的布条，上面写着：英国海军。

他抬起头，看看风向。扬帆没有多大作用，一路上只能靠发动机，快艇回土尔图拉基地时速度快不了。他考虑要不要再多等一会儿，想了想，断定再等也不会有什么收获。他朝马斯基多岛看了最后一眼，起锚返航。途中要经过一个小岛，上面只有唯一的一个三层混凝土建筑。这个房子居高临下，四周是一个由链条连成的高栅栏。两条德国纯种短毛猎犬在海滨跑着。一架水上飞机和几艘大型快艇在一个隐秘船坞附近的浅水域游弋。

当摩根号快艇缓慢地、不知不觉地驶过小时，那个身

穿T恤衫的人露出了笑意。他把混合甜饮料倒进盛有咖啡的杯中，举起杯子对着小岛，说道：“后会有期。”然后放下杯子，哈哈大笑起来。

第二章

一九八六年 华盛顿特区

芭丽·梅耶走进她在乔治城威斯康星大街的办公室，问道：“佐尔坦新书的版权有什么新消息吗？”

她的助手戴维·哈布勒从堆满文稿的桌上抬起头，看着她说：“别急，芭丽。这个星期我们就要订合同。”

“但愿如此，”梅耶说道：“你以为我们订这份百万美元的合同像他们起草几份文件那么简单？这些交易数额大，他们很重视，就像购买一本关于里根七十岁后性生活指南的版权一样。”

她走进内部办公室，把公文包扔在小睡椅上，然后拉开窗帘。窗外，天色灰暗，令人恐惧。这几天，华盛顿的天气炎热、潮湿，也许下一场大雨就好了。当然，她倒不在意这里的天气如何，她很快就要去伦敦和布达佩斯。伦敦的天气总是很凉爽，至少绝大多数时候是这样。布达佩斯天气很热，不过，共产党人最近发明了空调并推广到东欧集团各国。不管此行运气如何，她总能住进那里的希尔顿饭店。

梅耶坐到桌前，翘起她细长、迷人的大腿。今天，她穿着自己喜欢的运动服装：质地光滑的蓝灰色弹力紧身短裤，紧裹着她丰满身材的粉红色罩衫，一双显眼的红色皮鞋。哈布勒把头伸进门来，问她是不是要点咖啡。他天资聪颖，组织能力强，对梅耶照顾得无微不至，经常亲自给梅耶倒咖啡。她对他嫣然一笑，说道：“好的。”不一会儿，他送来了

一只蓝色瓷杯，里面是热气腾腾的咖啡。

梅耶坐在转椅上，不时转动着，欣赏着墙边的书架。这个书架很高，上面顶着天花板。中间一档放着她代理版权业务的作品。现在，她有二十个顾客，当然，随着各个作家名声的变化，她接受代理的名单也会相应地改变。梅耶主要依靠其中的十五位作家，包括匈牙利作家佐尔坦·莱蒂。莱蒂最近的创作有了重大突破，在国际上赢得了声誉。他最近的一本小说《契机》的发行量大得惊人。这在相当程度上要归功于芭丽·梅耶对他的信任和对这部作品倾注的大量心血。

《纽约时报》在评论中指出，这篇涉及五代人生活经历的小说“揭示了匈牙利人最深层的心态——人性。”

形势对莱蒂和梅耶有利。近来，苏联放松了对匈牙利作家和艺术家的控制，包括对他们出国旅行的限制。莱蒂的原稿通过了在卡达尔领导下的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官员的审阅，相对而言，没有作多大的改动。莱蒂巧妙地把对1945年“解放”以来在苏联控制下的匈牙利的批评隐含在不关痛痒的段落中。当然，他的那些审查官员不可能完全捕捉字里行间所暗示的一切。

世界各地的人们都在争相购买《契机》这本书。在芭丽·梅耶的全力协助下，过去的几个星期中，这本书一直列在畅销书之列。现在的主要问题是如何处置那一大笔发行利润。他们一直在进行交涉。梅耶这次去布达佩斯的一个目的就是和莱蒂以及匈牙利主席团的一位重要领导人协商。用莱蒂的话来说，可以“说服他”灵活地掌握一些政策。

想到“说服他”，芭丽不禁哑然失笑：不就是要私下里贿赂那位官员吗？这是纽约目前时髦的做法——用资本主义的方式来解决社会主义的问题。

上次去布达佩斯时，芭丽被引见给匈牙利政府主席团的一位高级官员。这次，她还要去见他。交谈中，他一直表现得正直而且固执。他称莱蒂是“匈牙利人民的作家，在写作上没有商业动机。”芭丽回敬他道：“先生，如果是那样的话，在你们调整政策之前，我们就把这一百万稿酬存在我们的帐户上。”

“我们对外汇进入匈牙利有一些限制，”这位官员说。

“真可悲，”梅耶说：“我们是在讨论一笔潜在的上千万美元的交易。这对你们的经济是有益的——对任何经济都会有益。”

“是的，梅耶小姐，你说得对。也许……”

“也许，我们改日再谈。”梅耶起身告辞。

“也许，我可以把这件事作为例外。”

芭丽笑了。他要得到什么呢？是布达山上的一套别墅？在匈牙利要化大笔外汇才能买到这样的别墅。还是要一辆新轿车？本来，他要在瑞士银行立个帐户存上四年的钱才能买到一辆新车，现在，他只要一、两个月就行了。

“你什么时候再来布达佩斯？”他问。

“什么时候你能考虑这一例外？”

这次谈话是一个月前进行的。这位官员已经通知莱蒂，他为他的稿酬汇到布达佩斯消除了障碍。他又补充道，“当然，莱蒂先生，你一定要考虑考虑我为此所花的时间和精力，更不用说这件事可能给我带来的危险。”

“那当然，”莱蒂告诉他。

“那当然，”得到这个消息时，梅耶对莱蒂说。

“那当然，”梅耶心里想。在办公室里，她一边喝着浓咖啡，一边考虑着这件事，情不自禁地笑了起来。看着书架上

一部部外国作家的作品，她想：生活究竟是怎么回事呢？真有意思，她从未想过做版权代理商，而且是专门从事代理外国作家的版权业务，但这一切都成了现实。她开业没多久，很快就成了对作家的要求特别敏感的代理商，因而名声大振。她也很欣赏自己在出版社的地位。在华盛顿，她已经是各种重要聚会邀请的热门人物。她是外国驻华盛顿使馆举办宴会的常客。她去过世界许多地方。旅行常常是累人的，但对她来说却是很有刺激性的。这些天，她总是提着一个公文包出门，这使得一些人不快，其中包括她的母亲。梅耶是她母亲唯一的孩子，她经常出门在外，母亲难得见她一次面。她母亲也毫不掩饰自己对女儿的不满。

芭丽的母亲住在罗斯林镇。这里离芭丽的办公室不近，对她来说，母亲不会去打扰她，但也不是很远，她们时常也能打个照面。昨天晚上，芭丽住在母亲那里，因为第二天早晨她就要开始这趟出国旅行。她住在这儿，能给母亲以某种安慰。她们在里昂饭店吃了晚饭，吃得很开心。在家里，她和母亲一直谈到凌晨两点。芭丽很累，她真想早点坐进泛美航空公司纽约——伦敦航班的一等机舱，舒舒服服地打个盹儿。

她从办公桌里取出粉红色香味信纸，迅速写道：

“我知道我不该写这封信。在你现在这种情绪下写信，不会给你留下什么印象。但是，我总想再争取一次，把我的想法写下来。你又一次伤害了我。但我还会回来接受你的伤害。你能够伤害我的唯一原因就是因为我爱你。我也在想，你之所以伤害我正是因为你爱我。无论男女间的情感如何让人销魂失魄，我现在还是要离开你。我回来后，我们俩出去玩几天，谈谈心。也许，我现在词不达意，但还是要写。伦

敦和布达佩斯在呼唤着我。保重！想我！我的讨厌鬼。”

哈布勒又走了进来，“准备好了吗？”

“我想差不多了，”梅耶说着，把信装进信封封好，再写上地址，悄悄放进她的公文包里，“哈布勒，谢谢！”

“你要去一个星期？”

“六天。我在伦敦卡多根花园公寓11号和布达佩斯希尔顿饭店下榻。”

哈布勒大笑起来：“那么，有什么与往常不同的吗？”

梅耶微笑着站在那儿，伸了个懒腰，眨了眨她的绿眼睛，想驱散睡意。“车在这儿吗？”

“是的。”梅耶的版权代理所和巴特勒轿车出租公司关系密切。车在楼下不远处等着。“芭丽，我有个问题想问你。”

“什么问题？”

“你这次去布达佩斯和共产党打交道不是满有把握吧？”

“对。不过，佐尔坦告诉我‘不用担心’。”说完他们两人都大笑起来。“戴维，他已经和你谈得很多了。”

“也许是。芭丽，我知道你很内行。但是，在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行贿也许不是最明智的做法。你可能会中他们的计。共产党国家总爱这么做。”

梅耶笑了笑，从椅子上拿起公文包，走到哈布勒跟前，吻了一下他的面颊，说道：“戴维，你比我母亲还关心我，你对我太好了。这就使你过于谨慎小心。别担心，戴维。需要我的时候，就给我打电话。这期间，我会跟你保持联系。噢，卡罗尔去哪儿了？”卡罗尔·格芬是这家版权代理所的一名秘书。另一名秘书叫玛莎·圣约翰，她现在去度假了。其余两名职员也出差去了。一个在好莱坞，协商将莱蒂的小

说改编成电影的有关版权事宜。另一个在纽约参加会议。

“她一定又在巴克的迪斯科舞厅玩了一夜。”哈布勒说道，卡罗尔·格芬喜欢去的这家舞厅有时到早上六点才关门。

梅耶摇摇头，“你告诉卡罗尔，由她选择：要么工作，要么跳舞。如果她早上再迟到，我不会再给她工资供她没日没夜地跳舞。帮我提一下，嗯？”

哈布勒把她的公文包和放在客厅的小手提箱送到等候着的车上。梅耶爬进车，对他说：“一个星期以后再见！”司机关上车门，然后走进驾驶室，开动了车子。梅耶透过汽车玻璃朝车后扫了一眼，只见哈布勒站在路边，一只手举在半空中跟她告别。在很多方面，梅耶都非常喜欢他，比如他良好的言行举止。哈布勒总是面带微笑，很有感染力。当然，他今天没有这样。他站在那儿，望着远去的车子，脸色变得很难看。这使梅耶感到一丝不快。但他以前的形象又浮现在她的眼前，这丝不快也随之消失了。她伸直腿，闭上眼睛，心里说：“我又离开这里了。”

在拉瓜迪亚，梅耶把手提箱托运了，然后拿着公文包乘出租车来到纽约。她在第二大街第三十路的拐角下了车，沿着第三十路朝东河走去。她在一块褐色石碑前停下。这块石碑上刻着一连串白底黑字内科医生的名字。

她看到了“贾森·托尔克——精神病医生”的字样，然后拾级而上，按响了门铃。屋内传来一个女人的声音：“谁呀？”

“芭丽·梅耶。”

蜂音器响了，芭丽推开门，走进这个铺着地毯的小客厅，并随手把门带上。这时，从里面走出一个年轻女人，“早上好。”

“早上好，”梅耶说道。

“你知道，他不在这儿。”这位保姆对她说。

“没错，我要找的就是这儿。”梅耶看着她，她脸上青春痣的痕迹清晰可见。保姆走到一张办公桌前，取出一只黑皮包。这是律师存放诉讼状常用的那种包。包上有两根带子，包盖和包身之间有个小锁锁着。

“他告诉我，你知道包里的东西，”保姆说道。

“是的，谢谢。”

保姆低着头，闪过一丝笑意：“再见。”

“再见。”

梅耶提着刚取的这个黑皮包和她随身携带的公文包，一手一个包，离开了这里，来到广场宾馆，戴维从华盛顿为她在她这里预定了一个房间。她让服务员送来了中饭。吃完后，从公文包取出一些材料看到三点钟。她打了个电话，让服务员五点叫醒她。然后，脱去衣服睡午觉。五点，起了床，洗了个澡，穿好衣服。她离开宾馆，叫了出租车来到肯尼迪机场。在远途机候机室，喝了点马丁尼酒，随手翻了一本杂志，然后检票登机。她要乘泛美航空公司七点起飞的飞往伦敦的747航班。

机场服务员跑过来，指着她的两个包问道：“要我帮忙吗？”

“谢谢，不必了。别的地方有你忙的呢。”梅耶愉快地答道。

走进机舱后，她把两个包放在座位下面，坐下来等待起飞。飞机准时起飞。她要了马丁尼酒、鱼子酱、烤大马哈鱼、切好的牛肉、乌饭树果酱和乳酪饼，最后又要了一杯法国白兰地。飞机上在放电影，她没看。空姐给一等舱乘客送

来了一套化妆、娱乐用品，梅耶穿上拖鞋，戴上蓝眼罩，放上枕头，盖上蓝色毛毯，很快就进入了梦乡。飞机在希斯罗机场降落，梅耶乘出租车去宾馆，开车的司机比她年长，一路上，他更乐于和她聊天而不是开车。当然，梅耶更希望他保持沉默。伦敦的司机非常热情，这使梅耶想起了纽约的司机——冷漠、粗鲁、神经质，不仅如此，他们还固执、蛮横，开起车来像发了疯似的，一点儿人性也没有。

“到了，小姐。”车在卡多根花园公寓一排排瓦房前停下。这里似乎更像一个居民区，而不是公寓。梅耶走到一个发亮的木门前，门上面有“11号”的字样。她按下门铃，不一会儿，一位身穿白色上衣的门房开了门，说道：“欢迎你，梅耶小姐。再次见到你，我倍感荣幸。你的房间已经准备好了。”

梅耶在来宾登记簿上签了名，跟着门房来到她在伦敦常住的27号房间。这套房间包括一间起居室，一间卧室和卫生间。起居室里，高高的天花板闪闪发亮，血红色的墙壁与之形成鲜明的对比。这里的家具大多是维多利亚式的，一个镶着玻璃的书架，一个装饰精美的大橱。卧室里，一张梳妆台放在法国式窗户前，从这里可以眺望街道对面的一家私人公园；一张典雅的躺椅和几张金黄色的木椅放在一角。

“你还需要什么吗，小姐？”门房问道。

“现在还不需要，谢谢，”梅耶答道。“那——你三点钟送茶来吧。”

“好的。”

“从明天起，我要出去几天，”她说：“不过，这套房间我一直租到回来。”

“行。小姐，我三点给你送茶。”

梅耶躺下睡了一觉。起床后，她一边吃冰激淋烤饼、果酱和茶点，一边收看英国广播公司的电视节目。晚上七点，她在多切斯特和一位英国版权代理商马克·赫希基斯共进晚餐。这几个月，他们一直在寻求建立合作关系。十点，她回到公寓住处。

第二天早上七点，她起了床，穿好衣服，服务员把早饭送到她的房间。八点，她离开这里来到希斯诺机场二号候机处。一条很长的队伍正在等待通过安全检查。二号候机处是众多外国小型航空公司飞机的起飞地点，其中包括匈牙利国家航空公司。

以前她去匈牙利都是从这里通过检查登机的。她记不清这两三年中去过布达佩斯多少次。十五次，还是二十次？只有她的会计才会知道。二号候机处的队伍总是排得很长，移动也很慢，简直到了令人难以忍受的地步。当然，梅耶对此已经习以为常了。

她扫了一眼飞机起飞时刻显示屏：时间还早着呢。排在她前面一个年龄稍大的男人问她是不是可以帮他“保护”一下位置，他要去买包香烟。“当然可以，”梅耶答道。排在她后面的一个女人的行李车轮子压了一下她的脚后跟，梅耶回过头，那个女人抬头向别处望去。

队伍过一会儿向前移动一下。梅耶提着黑皮包，用脚推着手提箱在地上往前移动。

突然，从她的右边传来了一阵喊叫声。梅耶和所有排队的人都朝那方向望去。只见一个身穿开领白衬衫、黑裤子和皮凉鞋的黑人青年站在垃圾箱上，大声地抗议英国政府在南非的政策。当两个穿制服的机场保安人员推开拥挤的人群朝他走去时，人们的注意力仍然集中在他的身上。

“芭丽！”

梅耶没有立刻反应过来，当时她和其他候机者一样都转向右侧注视着那个黑人青年。喊她的声音是从背后传来的，而背后本来就乱糟糟的。

她转过身，抬起头，报出自己的姓名，并向对方打招呼。这时，对方的一只手伸到她鼻子下面，手里拿着一个小金属管，有一根香烟那么大。他的大拇指按动了开关，金属管内发出了嘎嘎的响声，并有一股东西喷到梅耶的脸上。

这一切发生得极快，谁也没有注意。不一会，梅耶手里的黑皮包扔到了地上，两手紧紧捂住胸部，好像胸中有刀刺般剧烈的疼痛。她呼吸困难。这时，机场扫过一束令人目眩的白光，梅耶感到头部一阵痉挛。

“小姐，你——”

她脸色变蓝，跪到地上，两手发疯似地撕扯着上衣，好像要从胸部呼吸空气以消除剧痛。

“喂，快来人啦，这位小姐……”

梅耶抬起头，看到一张张陌生的脸：他们都低着头吃惊地看着她，脸上流露出同情或恐惧的神情。她拼命地张大嘴，发出刺耳的叫声，眼睛也睁得大大的，似在乞求，又好似对众人这样围着她而困惑不解。后来，她跌倒在地上，脸“砰”地一声撞在坚硬的地板上。围观者见此，不禁大声尖叫起来。

刚才去买烟的那个男人回来了。“怎么啦？”他低头看着梅耶，然后又自言自语地说：“这是报应。”

第 三 章

两天后 布达佩斯

在布达佩斯古老的冈德尔饭店门外的一张餐桌旁边，珂莱特·卡希尔和乔·布莱斯林在交谈着。“乔，我简直不能相信芭丽已经死了。你知道，她是我最好的朋友。前天我到机场接她，她却不在机上。我回到使馆，给卡多根花园公寓打电话，芭丽在伦敦总是住在那里。他们只知道那天上午她离开公寓去机场了。后来，我找到为这个航班工作的一个小伙子，他负责检查乘客货物清单。他告诉我，机票订单上有芭丽·梅耶的名字，但她没有登机。我开始担心起来。后来……后来，我接到戴维·哈布勒从华盛顿她的版权代理所打来的电话，他当时几乎说不出话来。他把芭丽死亡的消息告诉我，我无法相信，让他重复了三、四遍。”

整个晚上，卡希尔都强忍着不让泪水流出来。现在，她再也忍不住了，眼泪止不住地流着。布莱斯林伸过手去放在珂莱特的手背上。一支身穿艳丽服装的吉普赛乐队朝他们走来，布莱斯林挥挥手把他们打发走了。

卡希尔恢复了平静，深深地叹了口气。她用手帕擦了擦眼睛，慢慢地摇着头，“心脏病突发？太可笑了！乔，你知道她多大吗？才三十五、六岁呢！她身体特棒，她不可能死于这种病，绝对不可能！”

布莱斯林耸耸肩，点燃了一支烟，说道：“恐怕是可能的，珂莱特。芭丽死了，这一点毫无疑问。我们都很悲痛。